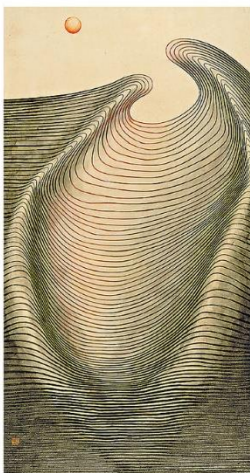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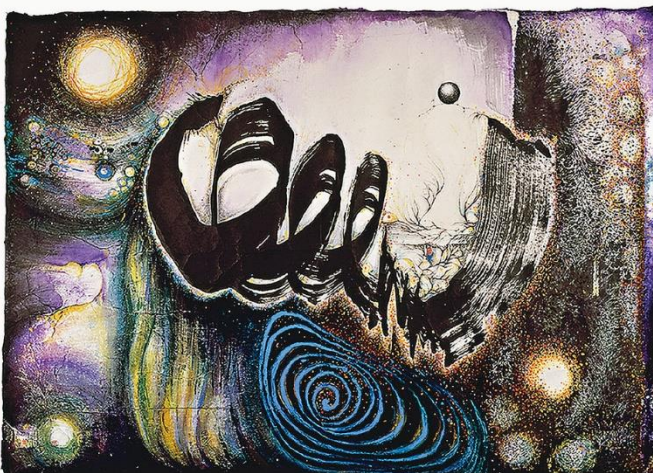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無題(蠅螂附絲襪)》(1960年)展示周綠雲從嶺南畫派及西方藝術吸收的精華。(受訪者提供)



《聚》(1973年)中首次出現球體象徵。(受訪者提供)



《紫色宇宙》(1996年)先用大筆濃墨繪上線條，再圍着線條淺瀟。(受訪者提供)

絲襪上作畫的人 水墨之間周綠雲

她是一個在絲襪上作畫的人，周綠雲(1924至2011年)。戰後本港畫壇，女性依然處於邊緣位置，女子習畫被視作一般雅興，社交為重。周綠雲乃導演易文之妻，長子出生後才正式學畫，後與大師呂壽琨亦師亦友。婚姻失意、小腦萎縮、中風3天靠氣功存活，她堅持作畫，將傳奇萬象化為水墨與油彩，孕育其生命之根。

文：劉彤茵

一個妻子，也是母親，亦是畫家。看周綠雲一生，說是平凡可以平凡，說是傳奇可以傳奇。年輕經歷可謂那代人寫照，幸生於上海環境不俗的家庭，周綠雲幼時可讀書識字。抗日時期完成大學後，她到《和平日報》擔任記者，曾報道戰後國民政府於南京舉行的第一次國會議。報社總編楊慶堃(易文，1920至1978年)後來成為其丈夫。1948年見政局不穩，一家暫避台灣，翌年來港定居。易文撰寫專欄及開始填詞、電影工作，周綠雲不時「出手」代高畫。當時他們具備能力請備「照顧子女，周綠雲便騰出時間社交及學習。1950年代，周綠雲正式跟隨嶺南畫派趙少昂(1905至1998年)習畫，後來於港大校外課程就讀西方藝術史課程，吸收中西精華。



周綠雲 (受訪者提供)

此等生活經驗，「大膽」地加到畫裏。作品更像一本本私密日記，記錄作為妻子與母親的點滴。1950年代作品《手》把紅色手旁，一隻手心向上，另隻手背向上地貼於畫中，旁邊配以不規則文字。原來其子女不時爭寵吵架，認為母親偏心對方，作品意為手背手心都是肉，流淚疼愛之情。

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此部日記內，有笑亦有淚。周綠雲與丈夫的感情出現不少裂縫，受對方多段婚外情困擾。當時易文在本港的導演事業如日方中，電影《星星月亮太陽》(1961年)更獲得首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，不時傳出他的緋聞。黃熙婷站在《倒影》(1960年代)前解釋，畫中水墨無線繪出水上山丘，水下列相鄰不清；「在此張半抽象的山景圖，水底的形狀好像人體纏繞，或像手部、根部、器官，周綠雲以此對人類虛偽、表裏不一的申訴，而很多人認為這關於其丈夫。」

「中後期周綠雲一些紅色及形態的運用，往往令人想起身體部位，特別是女性器官甚至卵等。不過，她不是一位要去推動女性主義的畫家，可說不屬於此個西方的社會運動。只是她全部的作品都提煉自自己人生經歷，而她確實是一位女性，經歷過生育、性，此等不同人體體驗都會在畫中找到。」黃熙婷說。女藝術家面對性別框架，涉及複雜的權力關係。每當媒體、畫廊、藝術市場介紹一個女性畫家，不時稱之為「女畫家」，男性畫家卻絕大多數為「畫家」，而非「男畫家」，代表女性面對資源邊緣化的現實。周綠雲至後期成為獨當一面的畫家，有份創立西畫會，當上第二任會長，後期實畫畫支撐家庭開支，以當時背景而言，實殊不簡單。黃熙婷認為除天分之外，周綠雲是一個堅持不斷作畫及生產力高的畫家。

「女性藝術」?

外界對女性持既定期待，影響觀者理解作品的過程。女性藝術家作品中的元素，很容易被平面地劃分及詮釋為「女性藝術」。浸大電影

學院總監及人文學講座教授文潔華於展覽圖錄撰文，分析美國著名畫家喬治亞奧姬芙(1887至1986年)的陳遇與周綠雲有相似之處。其著名作品鑽研及呈現、牛頭的橫切面及內部結構，常被評者「引證」為女性性器官的描繪及比喻。奧姬芙則經常直接否認，並對「女性解放」一類的解讀表示憤怒，但世人仍於沉醉於佛洛伊德式說法。周綠雲沒有解釋畫中有刻劃性器的意圖，但不論分享她對性及身體的看法。她曾指出：「中國人思想十分保守狹隘，性就是陰影，為何不可繪畫。」作者說法及呈現手法當然重要，之後便交由觀者自行感受。文潔華引述當代策展人說會與奧姬芙作品。愈會作出對女性身體的聯想；同樣的感觸亦在周氏畫作獲得。她更認為，周氏繪畫內身意象追求身心合一。

小腦萎縮內心結晶

周綠雲中愈悟愈深，新水墨運動大師呂壽琨可謂一大明燈。1966年秋天起，周綠雲在中大校外進修部就讀呂壽琨教授的兩年課程，為其首屆學生。呂壽琨的教學方式大為不同，鼓勵學生「師古、師自然、師我」。「師古」即是透過學習古代名家(不止老師)，師古尚古，建立良好水墨基礎。「師自然」即觀察大自然，「師我」則了解及表達自我。周綠雲曾說自從那一課堂，「似乎第一次見到大自然……似乎每一件自然的事，都給我無窮的啓示」。黃熙婷指出：「呂壽琨經常請學生畫樹木以作練習，當時周綠雲不時跟丈夫出外景拍攝，自己坐在一旁，對着大樹高生練習。她因為不敢在野外走得太遠，多數都畫一些很近視，發展出來愈來愈多鏡面、盤、樹輪的圖案。」

水墨之間有天，有地，有我，周綠雲以畫步步感受。黃熙婷亦點出《聚》(1973年)中，畫中第一次出現小圓球的象徵。畫由一條條蜿蜒線條組成，彷彿起伏的地質地圖，右上方有一小紅球。黃熙婷解釋：「她不是隨手畫出來，仔細看則見到小圓球是由無數的小點點筆觸形成，做到立體效果，很花心機。她曾說過也代表自己的專注力，繼續了內心結晶。」圓球後來不斷出現，對於練習氣功、每天打坐的周綠雲，似是巨大結構精煉出來的力量。至1970年代中她被確診小腦萎縮症，幸好沒大問題，其X光照片大大令她著迷。從此，她在球體加入延伸的細根及盤根，象徵其宏闊精神。從自然、人體、靈體，周綠雲的心靜靜連繫無盡宇宙，感受「宇宙是高低、或抵神奇」。

「周綠雲一生很多高高低低，或抵神奇，她亦經歷過大時代。然而可見她是個很在乎內心的人，此等感觸其實不受時間地方所限。」黃熙婷說。周綠雲於1970年休夫及及良師，畫作風格亦步入一個黑暗時期，表達沉甸甸之苦。經歷長時間的調整，周氏創作日漸聞名中外，舉辦數個重要展覽。至1991年，她獨自在香港的家中中風，據指3天內利用氣功心法，成功移動身體，後來獲送醫院。她努力接受復康治療，不消數月竟可以執筆再畫。她生命的故事，再一點一筆再次說起。

「萬象之根」周綠雲繪畫藝術展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20年1月5日
時間：周二至日上午11:00至晚上8:00
地點：金鐘正義道5號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入場：免費
查詢：asiaociety.org



《燦爛生命之五》(2006年) 周綠雲說自己五行欠火，紅色經常給她溫暖感覺，綠色則代表其名，圖為《燦爛生命之五》(2006年)。(受訪者提供)

藝文青 文：小東

追拍魔術師 真真假假導演上「絕路」

本來是一支花，魔術師卻變出白鴿；刀插人舌頭，下秒又安然無恙。魔術師該是最好的演員。辛丹斯電影節為美國獨立製作影人的重要舞台，上月在港帶來多部精彩好戲。其中紀錄片《扭計魔術師》(The Amazing Johnathan Documentary)追拍明星魔術師，自稱患上絕症，後來愈拍愈迷。導演親述自己拍到有如網羅，被真真假假「絕路」。

1980年代一個網羅「摩利奇納蘇」(本名John Seales)的魔術師紅極一時，並爆出他吸毒。2014年奇納蘇在台上表示自己被診斷患上心臟病，只剩下約1年命。年輕導演班博曼欲拍其紀錄片，奇納蘇一口答應。奇納蘇3年後仍健在，令導演懷疑到底其病是否真實。班博曼憶述駕車至拉斯維加斯，首次與對方見面：「我敲了一下門，過幾分鐘後



《扭計魔術師》 (受訪者提供)

奇納蘇來開門，一臉痛苦，簡直是垂死的狀態，令我很難心。他走到一半，突然把步手架都飛開，大笑說「我玩你嘍」……我是如此認識他的，哈。」

人不可能沒有印象、預設甚至偏見。導演跟奇納蘇相處，經常面對對方的「玩」及說

笑，逐步建構其一套充滿懷疑的想法，亦無可厚非。奇納蘇後來決定復出巡迴表演，殺個措手不及的是，現場竟有另一隊攝製隊正在拍攝其紀錄片。班博曼需要立即改變策略，亦開始追查此隊攝製隊底細，被指是奧斯卡得獎團隊，令班博曼大感壓力。愈查愈發現，有更多攝製隊正在拍奇納蘇呢。

導演介入紀錄片當中

「紀錄片者各有不同介入程度，有些希望很抽離，但我也經無可避免，不如把自己都放進那個「真實」當中。」班博曼說。班博曼拍了很多令自己苦惱的畫面。他又打電話給朋友及父母，講講事態，讓他們的意見納入片中，人人也有份建構真實。日漸回想方年輕經歷，他再次意識到自己對死題材尤其

在意。情感會左右判斷，他進一步反思自身，是否因而影響對奇納蘇的觀感，錯怪對方。

作品爛尾成數很高，這才令導演最為執迷。望得到更多爆炸性元素，班博曼似乎走「歪路」。奇納蘇一直不論在鏡頭前吸毒，但要求導演把畫面打格。班博曼不想打格，奇納蘇便隨口說如果導演在鏡頭前一起吸毒，他便肯。班博曼竟做了大量法律搜尋，詢問朋友、觀眾看片時，心中亦會大叫唔好，被玩得開開。

不知笑好或好，導演把此等拉扯放在戲中，用幽默及坦然看待一切。每每走上她路嗎？導演笑說：「這是一個過程。好多時我們想逃避障礙，但當障礙變成自己的一部分，不怕弄出奇性的方法，原來仍有路行呢。」